



新娘的玩偶

希腊短篇小说集

[希腊] 科·阿西马科普洛斯 编选

新娘的玩偶

希腊短篇小说集

科·阿西马科普洛斯编选

王培荣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娘的玩偶

——希腊短篇小说集

〔希腊〕科斯塔斯·阿西马科普洛斯 编选

王培荣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5 字数 262,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700 册

ISBN7-5327-0434-3/I·209

精装本定价：5.05 元

引言

科斯塔斯·阿西马科普洛斯

王培荣译

希腊小说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希腊古代的神话传说，乃至脍炙人口的以各种动物为主人公的《伊索寓言》都可算得上是希腊小说的开端。

古希腊社会中有一种职业说书人，他们走村串乡，在集市上讲述种种娓娓动听的故事以换取微薄的报酬。他们被称为“阿雷托劳戈斯”，意为颂美者，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颂扬某种美德的主题；或者被叫做“伊昔科劳戈斯”，意为表演者，因为他们讲述得生动传神，并不时伴以各种姿式，表现出一定的表演技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不致遗忘故事的细节或者为了传授给他们的子女，常常把所讲的故事记录下来，于是便形成了希腊小说的最初的书面形式。

对于这种文学形式在希腊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完整的资料。从中世纪的某些文学故事以及近代希腊的一些民间故事中，往往可以找到许多与古代神话传说相雷同的地方，但是它们是如何具体发展而来的，我们却一无所知。此外，整整几个世纪，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小说在世界范围里演变成为有韵的剧作，或者以其为题材的叙事诗，把诗中的一些片断拿开来，实际上就是短篇小说。

一七三〇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名为《温情的恋人学校》的短篇小说集可以称得上是希腊近代小说的开卷作。这本书由希腊民族烈士里加斯·费雷奥斯所著，收集了一系列表现在希腊以外的巴黎社会生活的爱情故事。这里应该说明，从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随之显赫的拜占庭帝国的崩溃起，希腊人民与欧洲其

他许多国家的人民一起沦为土耳其的奴隶，直至一八二一年爆发伟大的民族革命为止，长达四个世纪之久。

一八二一年以前，许多勇敢的志士仁人就为准备这场大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他们以火热的语言唤起民众推翻占领者的统治，而里加斯·费雷奥斯就是最早发难的人。他曾经遍游巴尔干诸国：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到处唤醒受奴役的人民为同一个神圣的目标而奋起斗争。他的这本以大胆地介绍道德伦理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小说集的出版，就是他为了把希腊人民从因受奴役而陷入的落后的黑暗中唤醒所作的努力之一。

一八二一年反抗土耳其占领者的大革命爆发后，随着第一批希腊领土的被解放，希腊的国家、教会和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复古的狂热。他们醉心于恢复往昔的荣耀，幻想着把新建的希腊国的疆域拓展到拜占庭帝国的地界。囿于这种无法实现的梦想，在社会生活和书面用语中就硬是推行一种复古的语言，一种脱离人民日常使用范围的僵硬而难懂的语言。

很遗憾，当时的文学界追随了这一股潮流，使用了这种被称之为“纯净语”的仿古语言。这种语言的风格与当时盛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修辞手法不谋而合。这样，这两种形式的结合以及以历史小说为主的过分追慕古人的倾向，使得文学脱离生活的真谛、脱离其直接为之服务的唯一对象——现实的人的因素长达数十年之久。于是，文学摆脱“纯净语”，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成了当时的首要任务。从上世纪中叶起这种“离经叛道”的活动就变得日益频繁和强烈。

一八四七年，一位名叫乔奇·戴尔冉蒂斯的高等法官发表了一本散文诗歌合集，书名就挑战性地定为《白话文》。该书的文笔恰如其名，完全是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写成的。由于他以国家高级法律官员的身份写成此书，这本书的影响极其深远。同一

年，一批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接踵而出。然而，尽管大家在意念上有推行“白话文”的紧迫感，但行动上，迈出的步子仍不够大。保守的堡垒是牢固的。在当时人民中文盲居多的情况下，仅仅依靠零星地出版一些“白话文”文学书籍，是不足以攻破这个顽固的堡垒的。直至一八八八年扬尼斯·普西哈里斯(1854—1929)的《旅行记》发表，震动了整个社会，才把这场语言斗争推进到新的高度。这本书立刻变成鼓吹简化语言的人们联合起来斗争的进军号。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不单单是个有写作天赋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专门的语言学家，拥有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的头衔。他于一八八六年回到希腊，文人学者使用的无味的干巴巴的语言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间的巨大距离，使他大为惊愕。

他的呼声得到了直接的响应。日后证明将成为闪耀在希腊文坛上空的巨星的科斯蒂斯·巴拉马斯(1859—1943)，成了推行白话文的急先锋，率先把普西哈里斯的理论变成行动。在他身边很快聚集起许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全力推行语言大众化的运动，并以他们的作品证明了这一改革的必要性。

这场有步骤地进行的语言大众化运动以及伴随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希腊的命运。希腊为恢复昔日的疆土而进行的解放战争、克里米亚战线上的国际冲突、昔日同盟军的战争封锁、最后是一九二二年悲惨的“小亚细亚灾难”，把人们从“大希腊主义”的自欺欺人的梦幻中唤醒过来。文学迅速地负起了它的巨大的社会使命，去反映真实的生活，去表达人民的愿望和进行不懈的努力。文学创作中不同时期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派，其精神实质都顺应了这条民族的路线。大革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重建国家需要鼓起饱经沧桑的人民的勇气并激发起他们对本民族伟大历史的自豪感，各类历史小说就应运而生；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又出现了一批鼓吹爱国主义的小说；一九二二年，由于列强(英

国、法国、俄国)的不光彩的政策,一百五十万被从小亚细亚家园赶出的希腊人惶恐万状地踏上了逃难之路。为此,突如其来的巨大的人口大流动,流向一个贫穷、弱小的国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需求。使得全国的人口结构不由自主地、毫无准备地从以农民、牧民、渔民为主转向以城市居民为主。开始出现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以及向全球各个角落移民的活动,其结果是尽管处在逆境中,希腊人以其固有的创造精神在遥远的国土上建立起繁荣的希腊居民区。同时也开始从发展工业和振兴航运业中寻找经济出路。这一切使得希腊的面貌大大改观:尽管它还保持了某些诱人的风物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但是它毕竟进入了,或者说至少奋斗着力争加入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希腊的文学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变化。这种从一种生活方式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过渡,它的必要性以及建设一个社会组织完好的国家机器的理想,是文学表现的主题。

简而言之,希腊近代文学中形成的各种流派纯系其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希腊主义在各种社会和政治事件中的动荡。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最盛的学派之一,即表现饱受苦难的小亚细亚难民对失去的天堂的眷恋之情的伊奥尼亚学派。这一学派幸存有许多出自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如斯特拉蒂斯·米里维利斯、伊利亚斯·维奈齐斯、福蒂斯·孔托格鲁、斯特拉蒂斯·杜卡斯和塔蒂亚娜·斯塔弗鲁等人的以现代希腊语写成的小说。

本小说集在选材上的主导思想是撷取自一八二一年大革命后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用以反映希腊近代散文的发展。

所谓近代希腊散文,或者大而言之近代希腊文学,是指随着希腊逐步摆脱土耳其的桎梏建立起希腊国家的同时而兴起的文学作品。在选材上并不着眼于代表各种美学或意识形态上的流派,因

为它们在近代希腊散文史上从未有过特殊的地位。我们与其称它们为某某学派的作品，毋宁称之为某某时代的作品。即便为了强调某些学派在近代希腊文学中的作用，那也主要是以地区划分而不是出于某种美学或思想流派的考虑。在本世纪初曾有过雅典学派和七岛学派之分，那是根据推行白话文的程度不同和雅典与七岛地区分别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占领者的外来影响而划分的。

今天，综观希腊近代散文，可以看出其主要特点是与真实和作为普通概念的人的因素的直接相连，从人的生活和理想中得到启示并忠实地反映他们。这是一种从选材到描写上都基于写实的散文。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讲述得清清楚楚，既不朦胧，也不能作模棱两可的理解。原因很简单：这是由希腊人直率、热情的民族特性所决定的，是由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地区特有的气候因素、生活习性和不可逆转的传统的力量所决定的。

近代希腊文学尤其是散文，正是带着这些主要的特点与神魔鬼怪搏击着，朝着新世纪的海洋前进，载着乘客，让他们认识那被称之为希腊的海岸、它的人民以及它的生活……

目 次

引言

科·阿西马科普洛斯作 王培荣译 1

我母亲的罪孽

盖·维西伊诺斯作 叶 文译 1

幽灵

阿·埃弗塔利奥蒂斯作 楚 润译 10

拣麦穗的女人

亚·帕帕季亚曼蒂斯作 梁平甫译 13

尤苏里

安·卡尔卡维察斯作 马永明译 25

新娘的玩偶

格·克塞诺普洛斯作 叶 文译 36

08.2/08

苏利奥泰老爹

扬·弗拉霍扬尼斯作 裴胜利译 49

纳夫普利翁的仙客来花

扎·帕潘托尼乌作 楚 润译 52

向埃尔·格雷科倾诉

尼·卡桑察基斯作 樊迪生译 62

救生船

斯·梅拉斯作 裴胜利译 71

逃亡者

加·卡桑察基作 谢叔荣译 84

布袋

斯·米里维利斯作 叶 尊译 87

斯特林加罗斯

福·孔托格卢作 洪文伊译 97

卡沃-马利阿斯

科·瓦斯蒂阿斯作 洪文伊译 105

佛牙

阿·雅诺普洛斯作 洪 怡译 119

码头上的英国女人

伊·姆·帕纳约托普洛斯作 郑大民译 126

地球的最后一夜

佩·哈里斯作 王兆桂译 136

家庭

佩·格莱佐斯作 谭玉培译 149

外祖父

卡·帕帕作 汇 涓译 164

艾莱妮察

莉·娜茹作 王培荣译 181

一位母亲——献给我的妻子

萨·派察利斯-季奥米季斯作 李成贵译 192

海鸥

伊·维纳齐斯作 周锡生译 206

冷面人兰卑斯

尼·阿萨纳西亚季斯作 王培荣译 216

阳光下的旗帜

戈·塞奥托卡斯作 亦 弛译 228

小人物和伟大的日子

安·泰尔扎基斯作 王维达译 237

迈亚的微笑

潘·普雷韦拉基斯作 郑大民译 249

一个布施羊肺的男子

米·卡拉加齐斯作 柳维坚译 261

白色的牺牲者

亚·斯法基阿纳基斯作 马庆发译 278

一个平庸的人

亚·马格利斯作 王培荣译 283

一个寒冷的夜晚……

梅·伦泽米斯作 晓光译 292

米夏利的夜晚

卢·伊阿特里季作 叶尊译 300

青山黛冈

米·佩兰西斯作 魏育青译 308

最后的时刻

科·阿西马科普洛斯作 王聿蔚译 321

我母亲的罪孽

盖奥吉斯·维西伊诺斯 叶 文译

我们只有一个妹妹安妮奥。她是我们小家庭里的宠儿。我们大伙儿都溺爱她，但是我们的母亲比我们都纵容她。每逢吃饭，母亲总是把她放在自己身边，把最好的东西全给她吃。母亲把已故父亲的旧衣服改给我们穿，但给安妮奥十之八九总是买新的。在学习方面母亲也从来不勉强她。要是她兴致来了，她就上学去；如果她没兴致，那就留在家里，而我们呢，是从来不许逃学的。

这种例外自然在孩子们中间引起一种有害的妒忌，特别是在小孩中间，比方象在我的两个兄弟和我中间。不过嘛我们知道，母亲对所有孩子的真正的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颇有把握地说，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女孩，母亲的偏爱自然落到她身上，这无非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我们对这种偏爱不仅不抱怨母亲，而且尽量助长了这种东西。因为除了她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妹妹这个原因之外，她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甚至连比她还晚出世的那个男孩，我们最小的弟弟——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要求母亲给他抚爱——，也乐意把这种权利转让给他的小姐姐，他甚至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安妮奥并不因为大家退让而心安理得，傲慢无礼。恰恰相反，她对我们情真意切，非常热爱我们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毛病越重，对待我们越加真挚。

我清楚地记得她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记得她那比眼睛显得更加黑的弯弯的眉毛，对比之下，她的脸显得更为苍白。她天生一张沉思而忧郁的脸，只有当她在看到我们大家围着她的时候，脸上才会闪现出一丝笑容。她惯于在枕下保存着邻居们在探望她时带来的水果，一俟我们放学回家， she 就把水果分给我们大家。但是她

分水果时总是偷偷地干，因为我们的母亲知道了会发脾气，她不愿意我们分食本该由她的病孩一个人吃的东西。尽管如此，安妮奥的病每况愈下，日甚一日，我们的母亲也越加集中精力来照料她。

母亲自从父亲死后不再离开家门一步。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寡妇，她羞于使用在土耳其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应有的自由。但是自从安妮奥病重卧床以后，她就打消了这种羞怯感。

只要哪儿有个人生过安妮奥那样的病，她就前去访问此人，问他的病是怎样痊愈的。要是哪儿有位老妇出售有奇效的草药，她就赶到那儿去买。要是有个陌生人外形奇特或者以知识渊博闻名，从什么地方来到本地，她便毫不犹豫地赶去向他请教。受过教育的人对民间的情况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在一个贫穷的浪游者的衣衫下面有时隐藏着超自然力量的秘密的能耐。邻县的胖理发师出人意料地来走访我们了，因为他是我们这一带的唯一合法的官方医生。我一见到他，马上得去找酒店老板买酒，因为他起码在几杯酒下肚之后才会走到病榻边去看病。

“我老了，丫头，”他对我的不耐烦的母亲说；“我老了，我如果不喝那么一杯，我的眼睛就看不清了。”

他似乎讲了真话，因为他越喝酒，就越加容易辨别他在回去的时候该带走我们院子里的哪一只最肥的母鸡。

我母亲毫无怨言，照惯例付了他出诊费，虽然她已经不用他开的药方了。一方面，母亲不想当面使他难堪，而另一方面，因为他常用肯定的语言安慰母亲，说妹妹的病在逐渐好转，正象他开的药方所期待的那样。可惜他最后那句话露了馅儿。安妮奥的病情确实在慢慢地令人不知不觉地起变化，但是一直在渐渐恶化，这种长期的衰弱使我们的母亲象发了疯一样。任何一种毛病在老百姓的眼里看来是一种自然的灾难，它若不是被当地的基本医术所征服，

那就会很快地向死神屈膝。这种毛病如果拖得很久，那它就变成了慢性病，那就要归咎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并视为受巫术的操纵。病人也许处于一种凶险的境地。当水妖们举行一次看不见的酒宴时，他已经在夜间渡河过去赴宴了。他骑了一头黑色的雄猫，它是恶鬼偷偷变的另一种形态。

与其说我的母亲迷信，倒不如说她对神虔诚。开头她对建议采用魔术方法的诊断表示反感，甚至加以拒绝，那是她害怕由此犯下罪孽。此外，那位教士为了万无一失，已经念了给病人驱除邪恶的咒语。

但是不久母亲改变了主意。病人的状况日益恶化。母爱战胜了怕犯罪孽的恐惧。教会不得不和迷信妥协。

母亲在安妮奥胸前挂的十字架上，又挂了一枚写有阿拉伯文字的护身符。

对病人用魔术方法施行祝福，在教士的祈祷之后，女魔法师们通过符咒给病人进行治疗。

但是一切全然徒劳无用。

这孩子的病情日益凶险，我们的母亲日益束手无策。人们可以想象，她忘记了她还有别的孩子。

谁给我们这些男孩东西吃，谁给我们洗澡，谁给我们补衣服？关于这一些她不问不闻。有一个老太，她多年来住在我们屋里，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她尽她可能关心和照料我们。

我们有时候几天不见我们母亲的面。

一次她出门去，为了把安妮奥衣服上的一条带子拴到一个发生奇迹的地方，希望“恶鬼”也能远离病人；另一次，她到附近的一所刚举办节日庆典的教堂里去，把自己亲手浇制的黄蜡大烛送到那儿去，这大烛有安妮奥本人那么高。然而一切的一切，尽归徒然。我们可怜的妹妹的毛病已经无法救治了。

当一切方法都用尽，一切药物都试过均无效以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躲进了最后的庇护所里。我的母亲抱起了那个憔悴的女儿，把她送到教堂里去。我和我的哥哥背起席子跟在母亲后面。

到了那儿，我们在圣母像前的又湿又冷的木板上给我们的亲爱的人，我们唯一的一个妹妹，打了一张地铺，把她放在上面。所有的人都谈论说她中了邪。我的母亲对此不再怀疑，连病人自己也开始相信了。她必须在教堂里呆上四十昼夜，在祭台前面，面对救世主的母亲，她相信圣母的慈悲和她的帮助，只有靠这些她才能从撒但布下的痛苦中被拯救出来，这种痛苦在家里时就染上了她，并且无情地啃噬她那嫩弱的生命树。

四十昼夜啊！妖魔们的可怕的倔强在这场他们和上帝的恩惠之间展开的看不见的斗争中，居然能抵抗得这么长久。

经过这个阶段以后，恶势力被战胜了，它可耻地败下阵来。这时传说纷纭，说什么病人在最后的斗争中感到了可怕的痉挛，也看到了她的敌人形状稀奇古怪，落荒而逃，特别是，当圣餐送来，或者当圣餐的祈祷“怀着敬畏上帝、信仰和爱心的人近前来”诵过以后，更是如此。

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还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到底的人有福了，弱者在他们施行奇迹的压力下全面倾覆。但是他们用不到悔恨。因为即使他们牺牲了生命，他们获得的起码是最宝贵的东西：他们拯救他们的灵魂。这种状况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母亲心里极为不安。等到我们把我们的安妮奥安置好以后，她开始非常关切地问起安妮奥的自我感觉怎样。在这个神圣的所在，看到圣母的画像，闻到烟火的香味，显然在她忧郁的精神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因为经过最初的片刻，她立即就活跃起来，和我们开始说笑了。

“你要留两个哥哥中的哪一个在身边玩儿？”母亲温柔地问道。

“赫里斯塔基斯还是吉奥尔吉斯?”

病人向母亲斜斜地、但是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因为母亲对我们无足轻重的样子，她好像要谴责母亲似的，最后她慢条斯理地相当庄重地说：

“我要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吗？谁也少不了！凡是我的兄弟姊妹，都要留在我这儿。”

母亲惊呆了。

不久她把我們最小的弟弟也帶到教堂里來了，但只是留最初这一天。傍晚时分，她把另两个打发回家，只把我留在那儿。我还记得第一天在教堂里过夜在我童年的幻想中留下的印象。圣母像前油灯的微弱的光线，几乎无法照亮圣像和像前的台阶，我们四周的黑暗比我们完全置身在黑暗中显得令人更加害怕，更加可疑，更加恐怖。

当一盏油灯的小火抖动时，我觉得好像我对面的那个有着宽袖，穿着红袍，头上有光环，在鼓起的、毫无表情的脸庞中蓝眼凝视的圣神，开始复活过来，开始活动，试图离开上面的板壁，降到地面上来。

等到寒风又一次呼啸着穿过高窗，把窗子上的小块玻璃弄得丁咣作声时，我相信，埋在教堂外面四周的死者，爬上墙头，企图冲到里面来。我有时看见一副人的骨架在我对面把他的一副手骨骼伸向在我面前燃着的炉子借以取暖。我见了这一切，吓得浑身战栗起来。

尽管如此，可我不敢把最轻微的恐惧或不安露在脸上。因为我喜欢我的妹妹，我认为一直能留在妹妹和妈妈身边，这是天大的好处。如果母亲对我产生最小的怀疑，疑心我心里害怕，那么她肯定会把我遣送回家去。

这样，我在后来的几个夜晚也得以禁欲主义者的耐心承受那